

多报忧少报喜

□ 合肥 周彪

一般来说,下级向上级领导报告情况,都喜欢报喜不报忧。因为报喜,领导喜欢、爱听、高兴,一激动还会打赏、提拔升迁,所以,实践中,报喜不报忧的现象比较普遍,也是一种社会顽疾。但史上一些成熟的政治人物,从国家、民族长远利益考量,常常向领导报忧不报喜,使决策者常怀忧患意识,弱化骄纵之心,减少盲目自信,使国家在忧患中保持健康稳定。

史载,赵襄子派稚穆子攻打翟国,一个早上就攻下翟国两座城池。捷报传来,赵襄子正在吃饭,听到捷报,赵襄子不但没有喜形于色,反而露出忧愁之容。左右臣僚不解地问:“一个早上攻下翟国两座城池,主上应该高兴,为什么反而忧虑呢?”赵襄子说:“江河算是大了,涨起水来不过三日,狂风骤雨,也只能持续一个早晨。(老子:飘风不终朝,骤雨不终日。天地尚不能久,何况于人乎?)如今我赵氏德才不高不广,一个早上却攻下两座城池,灭亡将要临到我啊!”

孔子知道后说:“赵氏要昌盛啦!他能预见到忧患就是昌盛的原因。”孔子短短两句话,却道出了一个深刻的治国理念:一国之主,在胜利与成绩面前,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,不能被成绩蒙蔽了眼睛,始终保持警惕、忧患,才是国家之福,百姓之福!

一个国家,长时间处于既无内忧、又无外患的太平盛世,最高决策者就极易产生骄纵之心,或肆意挥霍,或沉溺于酒色,或大建宫殿楼台,或发动不必要的对外战争,这种不知收敛的挥霍与妄为,有时比外患对政权伤害还要大。

宋朝真宗时,李沆任宰相,王旦为参知政事。为了西北方的战事,经常废寝忘食。王旦曾感慨地说:“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悠闲无事,坐享太平呢?”

李沆说:“应有一些忧虑勤苦,才能警戒人心。假如将来四方安定,朝廷未必无事。外宁必有内忧,若人有疾病,常常发作,就知道忧虑而去诊治。一旦疆场无事,恐君王就会慢慢产生奢侈之

心。”李沆不愧是官场上的老江湖,从政经验丰富,对朝中大事拿捏都很准确,不是当时还很年轻的王旦所能理解的。

李沆每每向真宗皇帝赵恒上报情况,都是呈报一些各地的水灾、旱灾,盗贼、抢劫,老百姓缺粮少衣的事情,真宗皇帝听了往往惨然变色,心里十分不快。王旦就劝李沆说:“琐碎的小事不值得让天子烦心,而且丞相常常禀奏一些不好的事情,总是拂逆了圣上的心意。”

李沆说:“君主年轻,应当让他知道各地的艰难情况,常怀忧虑警惕之心。不然,血气方刚的皇帝,如不沉迷于歌舞、美色、珍玩,就可能大兴土木、发动战争、祭神之类的事。我老了,来不及看到。我死后,你肯定当宰相,这可是你未来的忧虑啊!”李沆不久去世,王旦果真当了宰相。此时,宋朝已经与契丹讲和,西夏局势也趋于稳定,外部压力大大的减轻。

年轻的真宗皇帝,终于按耐不住心中的欲望,在王钦若、丁谓等小人诱导下,今天去泰山封禅祭祀,明天又要在汾水立祠祭神,后天又要大兴土木,盖建新宫殿,整日折腾得没完没了。

作为宰相的王旦,想规劝又劝不住,想辞官,而真宗又如此厚爱,内心十分挣扎。此时,他才理解李沆的远见卓识,感慨万千地说:“李文静真是圣人啊!”

向君王们报忧不报喜,虽然邀不到功,受不到赏,讨不到君王的欢心,但此举对国家、对君王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!据有关资料显示,我们的邻国日本,虽然科技和制造业堪称世界一流,但在日本民众中、媒体上,甚至于政府高级官员,都很少以此为傲,沾沾自喜,总是忧虑,韩国快要追上来了,中国正在崛起。正是这种举国上下的忧患意识,使这样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,很早就成为世界上发达国家。一个好学民族,才能堪称优秀!吸取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和长处,才能使自己更加强大,长盛不衰!

碧水漾红菱

□ 上海 钟正和

家乡的软水温山,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水中菜蔬。譬如鸡头米(芡实)、莲藕、水芹、荸荠……当然,还有各种各样的菱角。在成员重多的菱角家族里,又以红菱最具特色,

红菱,顾名思义,其颜色是红的。较之一般菱角,它们独有的艳若桃李的色彩,极能引人注目。尤其是刚出水的红菱,那种经水乡孕育出的嫩生生的红,红得水灵,红得润泽,不浓亦不淡,红得极其雅致,就像豆蔻年华里少女红润的脸蛋,让人忍不住伸手去抚一把。这也使得我老是疑心,像红菱这样一生都纯洁美丽的物事,生来不应该仅仅是为了吃的。

初夏时节的河塘里,经常可见成片盈盈的青绿菱叶。至盛夏,于翡翠似的绿色里又撒起繁星般白色或淡黄色的细花,清香袭人。待花谢后,粼粼碧波里,便有了星星点点的红菱,宛如无数颗红玛瑙珍藏于绿水间。

俗话说“鲜菱宿藕”之说,意指不吃隔天摘的菱,藕却可放几天食用。为了能尝到当天采摘的水灵灵的鲜品,最好的办法,还是自己到菱塘里,一边采、一边吃。由于自幼在水边长大,不少乡人都有灵活运用菱桶摘菱的本领。每年一到秋日菱季,他们便纷纷坐到椭圆形的木桶里,用木板或干脆徒手划水,击开水花,悠悠地穿梭在青翠翠、密匝匝的菱塘中。红菱颜色鲜艳,在绿油油的叶片、白花花的根须里分外显眼。只需轻轻扯起菱叶,再用指甲对着叶柄上那么一掐,随着轻溢的汁水,鲜嫩润泽的红菱便扑落落跌在了你的掌中。

清人李符在《咏菱》词中写道“雪藕也输甜脆”,可见嫩红菱的滋味很好。刚采摘下的红菱水灵红艳,入口甜脆,称之为佳果毫不为过。乡人吃红菱,一般以鲜食为主,讲究的是鲜、嫩。由于质地极嫩,红菱极好剥,抓住两个腰角一掰,带着微微清香的粉白色菱肉便裸露在你的眼前。将之含到嘴里,略加咀嚼,当一种愉悦牙齿的生脆快感过后,接踵而来的便是被牙齿压榨出的,一股淡淡的清甜中略带涩味的鲜汁,充盈于口腔之中,兴奋着你的味觉。

初尝红菱之人,或许会觉得它们不如荸荠爽,也不及甘蔗甜。但红菱的口味胜在自然,起初并无惊奇,甚至会觉得寡淡,但经咀嚼之后,唇齿之间便会有种餐风饮露的清新风味,完全有别于一般蔬果,更是任何膏粱美味所不能给予的。那是一种集天地精华,得阳光雨露的味道。除鲜食之外,近些年也有把红菱入菜的。将剥出的菱肉与鸡头米、莲藕、茭白等水田珍品清炒一盘,谓之“荷塘小炒”。菱肉的清香与鸡头米的糯软、莲藕的脆嫩交相成趣,更难得的是彼此搭配得天衣无缝,好一派清新荷塘的模样。

乡人喜欢红菱前加一个水字,称其为“水红菱”。然恰是这个“水”字,道出了红菱的出身和鲜活灵性。红菱是不能离开水的,一生都浸润在明澈河塘里的它们,唯有在水的滋润下,才能保持鲜活的生命。因此,即便上市之时,也多用一个盆或桶放以清水盛着。一旦离开了水,只消过半天,红菱表皮就会起皱,原先的鲜红也会变紫变黑,不再娇艳。记得早年有一部英国电影叫《红菱艳》,剧情和红菱并无关系,只不过翻译时借红菱来形容红舞鞋,喻为青春短暂,可称绝妙。

悲喜仲秋一卷诗

□ 辽宁义县 周铁钧

仲秋静夜,临窗凭坐,微风透纱,浅凉轻拂,让人目澈神清,心舒意爽。捧一卷咏秋的古诗,专注凝读,思绪渐入诗境,古人吟咏仲秋的佳作连篇,但因诗人处境、心态各异,抒发出浑然不同的悲喜情怀。

杜牧的《山行》最耳熟能详:公元839年仲秋,杜牧卸任睦州(杭州淳安)刺史,赴长安任职,做了多年地方小吏,终于入朝为官,杜牧的心情无比舒爽。途经长沙,在岳麓山一片枫林停住马车,坐在树下,极目环顾,诗兴顿生:“远上寒山石径斜,白云深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山路、红叶、白云、人家,一幅清新明艳、秋色撩人的画图,不但情景兼备,也折射出诗人官场得意的心境。

唐·宝应元年(762年)仲秋,杜甫心情也不错,他去梓州(四川省三台县)途中,寄宿客棧。清晨推窗远眺:天台山清幽如画,潼水若天抛玉带,银辉闪烁……面对佳景,脑中涌出佳句,即临案挥毫:“秋窗犹曙色,落木更高风。日出寒山外,江流宿雾中……”写到此,端笔揣摩:词句景有远近,意含动静,不乏朴实明快、韵味悠长……突然,一阵疾风涌窗,将墨迹未干的宣纸吹落在地,让他的诗兴也陡然下跌,不由想到自己已年逾天命,仍在四处漂泊,油生一股悲凉,捡起宣纸铺平,继续走笔:“圣朝无弃物,老病已成翁。多少残生事,飘零任转蓬。《客亭》”

本想吟诵金秋美景,但情绪走低,笔随心转,借秋

风凄凉、薄纸飘坠,慨叹自己处世坎坷、年老病衰的悲悯处境。同是仲秋,元代的马致远心情也糟透了,他在大都(北京)实在混不下去了,便去江南另谋生计,走到姑苏城外,本是夕阳金辉、秋色盈目,在他被愁苦笼罩的眼中却是: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,古道西风瘦马。夕阳西下,断肠人在天涯。”这首《天净沙》以词句苍凉、意境凄美被后人誉为“秋思之父”。

暑热消遁,寒秋迫近,开始风扫叶落、枯黄萧瑟,让马致远总看秋天“不顺眼”,他写的散曲、词牌,描述秋天总是充满愁楚悲凄:“带月行,披星走,孤馆寒食故乡秋。《叹世》”“送客时,江秋冷,商女琵琶断肠声。《浔阳江》”“芦花谢,客乍别,冷了洞庭秋月。《洞庭秋月》”喜秋悲秋、咏秋殇秋,诗人们借秋色喻意抒怀,凭秋光张扬个性,白居易“浔阳江头夜送客,枫叶荻花秋瑟瑟。”把送别友人的心境抒发得淋漓尽致;柳永“多情自古伤离别,更那堪、冷落清秋节。”勾画出悲凉秋日偶遇故人的离绪别愁,难以割舍的情怀;刘禹锡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是一种乐观豁达;范仲淹“塞下秋来风景异”是一缕思乡情结;秋瑾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是一腔剑胆豪情。

悲喜仲秋一卷诗,古人在艳阳临照、天高气爽的季节,用清新凄美的心境和实感,抒发自己的挚真意愿,如今重读经典,给心灵做一次梳理和沐浴,让人轻松舒爽地迎接又一个朝霞喷薄、风清气朗的晨曦。

